

民國史料叢刊

271

張研 孫燕京 主編

政治·民國初政

湖北革命知之錄

 大象出版社

民國史料叢刊
271

張研 孫燕京 主編

政治・民國初政

湖北革命知之錄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民國史料叢刊/張研, 孫燕京主編

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5347-5439-5

I 民… II ①張… ②孫… III 中國—近代史—史料—民國

IV K258.0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9) 第022264號

民國史料叢刊

張研 孫燕京 主編

政治·民國初政

總策劃 耿相新

責任編輯 楊吉哲 李光潔

封面設計 劉冬王

出版 大象出版社 (鄭州市經七路25號 郵政編碼 450002)

網址 www.daxiang.cn

發行 大象出版社總發行部 電話: 0371-63863551

印刷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13.625

總定價 180000.00元

若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

印廠地址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連成街甲6號

郵政編碼 100176 電話 (010) 67889166

張難先著

湖北革命知之錄

武昌中華書局發行

- 一、本書以集合當時見聞，略加整理，供史家之參考爲宗旨。要文字之工拙，體例之合否，概非所計。
- 一、本書所記之事與人，以本人所知，刊物所載，同志所告者爲限。
- 一、每篇敘事畢，多列名錄傳狀，以便事與人一目了然也。
- 一、本書所具始末，自庚子漢口之役起，迄武昌首義及傳戰，與政府國會成立時止。凡重要命令，文告，函電，及他文辭，俱插入本事中。
- 一、本書於較大事件，則敘入紀事欄中。至其他細節，或個人行誼，即入名錄傳狀中。
- 一、本書傳狀碑誌，多搜他人作品，照原稿轉載。維確知原文有誤者，亦略與更正或註明。至同志應函無成稿可據，或成稿事實不確者，間亦補傳。
- 一、傳狀碑誌之序列，俱按其人與某事有直接關係而與重要者次於篇後，并爲目附正目下以便檢查。
- 一、編者遇有疑問時，皆函詢多數同志，據復，審其確實可靠，經多數承認，始敢寫入。若無法證明者，祇付闕如。
- 一、歷來祕密名冊，鮮有存者。本書名錄，當然掛一漏萬。若因此竟將所知之一而併棄之，似有未安。故本書名錄，祇可云存十一於千百也。
- 一、編者足跡未出國門，所述以本省爲限。間有涉及中央與海外者，亦祇限於與本書有密切關係之事件。至本省從總理南北奔馳，經營全國之諸巨公，其豐功偉烈，自有黨史國史詳書，編者不敢強不知以爲知也。
- 一、本書紀年，多不一律，每處詳註，亦嫌煩瑣，茲列對照表於書末，以便需要時檢查。

一、所收資料中或含有派別之意見，誇慢之辭氣，輕蔑玩弄之敘述者，本書概以審慎平允之態度酌錄，不敢直抄。

一、編者原擬將每事來歷，註明句下，後以累贅而止。擬本書付梓後，再將原始史料，編次成冊，加以校刊付印，一以見本書之來歷，一以供史家之參考。

一、本書原擬草成後，寄各同志審訂筆削，現因時局關係，各同志復敦促付梓，冒昧出版，所有錯誤遺漏，俟再版增改。

一、付梓時。

一、本書原擬草成後，寄各同志審訂筆削，現因時局關係，各同志復敦促付梓，冒昧出版，所有錯誤遺漏，俟再版增改。

一、本書原擬草成後，寄各同志審訂筆削，現因時局關係，各同志復敦促付梓，冒昧出版，所有錯誤遺漏，俟再版增改。

一、本書原擬草成後，寄各同志審訂筆削，現因時局關係，各同志復敦促付梓，冒昧出版，所有錯誤遺漏，俟再版增改。

一、本書原擬草成後，寄各同志審訂筆削，現因時局關係，各同志復敦促付梓，冒昧出版，所有錯誤遺漏，俟再版增改。

一、本書原擬草成後，寄各同志審訂筆削，現因時局關係，各同志復敦促付梓，冒昧出版，所有錯誤遺漏，俟再版增改。

一、本書原擬草成後，寄各同志審訂筆削，現因時局關係，各同志復敦促付梓，冒昧出版，所有錯誤遺漏，俟再版增改。

一、本書原擬草成後，寄各同志審訂筆削，現因時局關係，各同志復敦促付梓，冒昧出版，所有錯誤遺漏，俟再版增改。

一、本書原擬草成後，寄各同志審訂筆削，現因時局關係，各同志復敦促付梓，冒昧出版，所有錯誤遺漏，俟再版增改。

一、本書原擬草成後，寄各同志審訂筆削，現因時局關係，各同志復敦促付梓，冒昧出版，所有錯誤遺漏，俟再版增改。

一、本書原擬草成後，寄各同志審訂筆削，現因時局關係，各同志復敦促付梓，冒昧出版，所有錯誤遺漏，俟再版增改。

自序

本錄命名「知之」者，即取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意。知之義亦有二：一，見而知之；一，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者，當忠實紀載；聞而知之者，亦當審慎採擇，不敢苟也。余不文，對於本省首義事，素無述造意念，以中央黨史會國史館籌備會，本省通志館，負責有人也。前年偶與京省館中人談，咸以史料難搜爲病，余始恍然我鄂人凡與武昌首義之役者，均負有供給史料之責也。若身親其事者，漠不關心，祕不示人，則館員即同無米之炊。又覺辛亥武昌首義，於本省本國世界諸史乘，俱佔重要之一頁。因於去年正月，起，負搜訪本省革命史料之義務。走謁各老同志，求其口說本人事蹟，及所見聞者，而筆記之；不能面晤者，函請自記置郵以來。其親記示余者，則有李君西屏，章君裕昆，王君懷承，趙君師梅，甘君續熙，張君翼洲，曾君省三，胡君祖舜，李君作棟，陳君雨蒼，黃君吉亭，殷君子衡，梁君瑞堂，歐陽君瑞驊，范君騰霄，李君基鴻，陳君少武，聶君國青等。並承傅君從孫寄其先公良弼之碑文行狀，耿君伯釗寄其同學吳公綬卿事略，朱君一理寄其先公子英所手寫之歐洲同盟會紀實，李君雲生查記歐洲同盟會，但君植之增補東京同盟會鄂籍會員名單，胡君忠民寄其先兄乘河之行述，蔡君則民化民昆仲，寄其先兄濟民之行狀碑誌，劉君發煥寄其先叔仲文之行狀，田君東里寄其先公梓琴之行狀，李君遠驥寄其伯父國藩之起義日記，夏君衡青敘述其辛亥武漢外交之經過，楊君傑丞敘述其資中反正之情形以來，凡此，皆湖北革命親切之史料，可供參考者也。復訪得梅川居士所著之辛亥創記，查君光佛所著之武漢陽秋，邱君文彬所講之辛亥陽夏起義史略，曹君亞伯所編之武昌革命真史，李君長齡致日知會調查紀錄所書，及各圖書館並坊間出版關於武昌首義之各種紀載。其有疑問，就近請教於居公覺生，熊公載乾，蔡公希聖，鄒公海濱，孔公雯猷，張公懷九，李公廉力，彭公臨九，李公書城，孫公鑑人等；并承張公溥泉，馮公自由，及歷史學者郭量宇、沈剛伯、余景陶三先生，指示大意，而排錄初稿，始獲藏事。

謹此致謝！尤其歐陽瑞璣先生，助予極多，每寫一篇，即出就正，率承更定，至爲感荷！本錄起自庚子漢口之役，至辛亥武昌首義，及中華民國政府國會成立而止。維茲事體大，余一人之知識有限；加之時丁國難，故舊離索，求其詳搜靡遺，非勢所許。敬恐本省同志，鄭重鄉邦文獻，隨時賜教，余當敬謹接受，遵改遵加者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 沔陽張難先序於陪都之歌樂山。

錄(傳狀碑誌附總目下)

吾國革命思想之淵源	一
總理簡史	三
湖北革命之動因	一八
庚子漢口之役	一九
唐才常事略(附庚子烈士墓碑)	二二
傅良弼墓表(附事略)	二四
吳祿貞傳(附錢傳錢跋)	二七
秦力山傳	四一
庚子甲辰間鄂人思想之演進	四三
科學補習所始末	五五
呂大森傳	五八
王 漢傳(附考證)	五九
胡 瑛傳	六二
朱子龍傳	六四
曹亞伯傳	六五
宋教仁傳	六七
劉靜菴傳(附墓碑碑陰)	七三

馮特民傳

七八

何自新傳

七九

日知會始末

八一

胡蘭亭傳

九三

梁耀漢傳

九四

李長齡傳

九五

季雨霖傳

九八

李亞東傳

九九

吳貢三傳

一〇一

趙鵬飛傳

一〇一

同盟會湖北分會之概況

一〇三

朱和中事略

一〇六

胡秉柯行述

一〇七

石瑛行狀

一一〇

田桐事略（附行狀）

一二九

宋開先傳（附事略）

一三四

吳崑傳

一三六

黃季剛墓誌銘

一三七

余誠傳

一三九

龔國煌傳

一四〇

丙午後公益社之扶助功用	一四二
湖北軍隊同盟會始末	一四五
羣治學社始末	一四七
振武學社始末	一五二
楊王鵬傳	一五六
文學社始末	一五八
蔣翊武傳	一六六
詹大悲傳	一六八
王憲章事略	一七〇
蔡大輔事略	一七一
關龍傳	一七一
李濟臣傳	一七二
熊一偉傳	一七三
胡玉珍事略	一七四
黃家麟事略	一七六
鄧樹藩事略	一七七
江光國事略	一七七
共進會始末	一七九
孫武傳	一八九
劉公事略	一九一

張振武傳.....一九三

劉英傳.....一九八

劉鐵傳.....二〇二

蔡濟民墓誌銘（附事略）.....二〇四

吳醒漢事略.....二〇六

陳滔傳.....二〇七

同盟會中部總會與武昌首義.....二〇九

譚人鳳墓誌.....二一二

陳其美傳.....二一五

趙聲事略.....二一九

焦亮峯傳.....二二二

武昌首義之發動.....二二四

彭楚藩傳.....二六〇

劉堯激傳.....二六二

楊宏勝傳.....二六三

鄒玉溪傳.....二六四

周榮發傳.....二六五

王世隴傳.....二六五

紀鴻鈞傳.....二六六

都督府之組織設施及人選.....二六六

黎元洪碑	二九二
黃興傳（附考證）	一九六
漢口戰事始末	三一四
熊世藩傳	三四二
姚斌傳	三四三
徐少斌傳	三四三
謝元僧傳	三四三
馬榮傳	三四四
孟發成傳	三四五
李繼廣傳	三四五
漢陽戰事始末	三四七
楊繼章傳	三七七
劉玉堂傳	三七七
蕭鍾英傳	三七八
無名英雄傳	三七八
武昌防禦始末及停戰	三八〇
中華民國政府成立	三九〇
國會成立	四〇四

湖北革命知之錄

吾國革命思想之淵源

革命精神，乃吾國窮變通久之大道，歷世聖哲相承，至總理孫公始發揚光大者也。唐虞以還，實行於湯武，孔子復定其名，闡其義，作周易彖傳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革命學說之權輿也。孟子更推闡盡致，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等說，可謂大聲疾呼，揭發明白者矣。厥後嬴秦暴虐，勝廣揭竿，胡元亂華，濠州舉義，一爲政治革命，一爲政治而兼種族革命，可謂愈演愈進。惟開秦時少，否塞時多，兇奸之徒，盜弄大柄，鑒於前事，百端防範，制極慘酷之刑律以悚之。士大夫之柔煦執中者，震於淫威，相率喁然媚世，造成一鄉原之局。建夷入據，雖明季遺老若士船山，黃梨洲輩，勵宗國之淪亡，憤異族之咆哮；志不得行，發憤著書，力申種族大義，夷夏大防，使聞者興起；然不久而有文字之獄，若戴名世汪景祺輩，俱以著作處死，親戚故舊，羅織極慘。至雍乾後，已無敢訪求遺軼，揚我漢聲者！遂至士氣日靡，大都趨於利祿之途，甘爲奴隸牛馬而不之怪。粵人洪秀全習於基督教義，不忍異族之蹂躪，振臂一呼，須臾下東南各省，建都金陵，可謂不世偉業。惜以「天父」「天兄」相號召，爲國情所不順，曾國藩伺其隙，爲文以討之曰：

爲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

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壕。婦人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衆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尸以示衆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敎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主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我大清之變，乃開關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郝州之學宮，燬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燬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懷懷，亦皆汚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室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人民。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則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爲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之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助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